



陣門鎖

曲 艺

慕傑柱 許天柏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三个段子。

“鎖門陣”(唱詞)是写抗旱斗争中青年队連明彻夜不肯休息的冲天干劲。老杠磚大爷受党支部的委托，来照顾青年队的休息。在夜里当青年队员都睡下的时候，他鎖上了房門。而小伙子們还是設法破了他的“鎖門陣”走上了工地。生动地反映出人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阳光滿院”(墜子)是写娘儿几个为水利战士赶作防寒用品时，各人夸贊自己的女擺，从侧面反映出水利化当中的先进人物，很生动有趣。

“大鼓娘字軍”(墜子)是写青年妇女队与別队展开竞赛、大搞技术革新的故事。

鎖 門 陣

(曲 艺)

慕保柱 許天柏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壹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豫总书号：2396

787×1092 1/50 • $\frac{19}{25}$ 印張 • 14,400 字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90册

統一書号：T10105·504

定价：(7) 0.09 元

目 录

鎖門陣.....	慕保柱(1)
阳光滿院.....	許天柏(14)
大战娘子軍.....	翰如改題(27)

鎖門陣

(唱詞)

慕保桂

說的是，城東有個老龍灣，
下有小河上靠山，
山名就叫老龍崗。
崗里有個老龍潭。
老龍崗最怕遭天旱，
旱一旱庄稼會全死完。
可今年大旱幾個月，
老龍崗仍是丰收年。
都只為人民公社力量大，
社員們的干劲沖破天，
有黨領導把旱抗，
戰勝天災慶丰年。

五谷杂粮堆滿場，
棉花地里白浪翻，
大冬瓜长成碾場滾，
紅薯結得象瓦罐。
社員們为了明年小麦大丰收，
抗旱种麦在田間：
老年人井台上边看水車，
青年男女把水担。
抽水机不住裏裏隆隆响，
渠沟里嘩嘩啦啦流清泉。
为了少跑道路多干活，
炊事員頓頓把飯送上老龙山。
青年队夜晚下班不愿走，
自动找了房三間。
三間房原是龙王庙，
紧紧靠着小河边。
党委強調鼓足干劲还要留余地，
上工下工都要按時間。
小伙子白天答应夜晚把卦变，
十点半下工他硬要干到下两点。
规定的是五点半钟把工上，

他們是不到四點就上班。

一个个干劲冲天大，

要战胜龙王战胜天。

正因为他们偷着把活干，

这才派人来照管。

咱说说大虎这个突击队，

派来个大爷六十三。

（白）大队支书看着青年队人人干劲冲天，要战胜老天，光知干活，不知休息，为照顾他们身体健康，所以派了个老大爷前来照管他们的生活。这老大爷是谁？怎样看管，听我慢慢道来。

老大爷名叫赵治国，

人送外号“老红砖”。

公社里把他安置到敬老院，

要让他痛痛快快地过晚年。

赵大爷生就脾气怪，

他非找支书要活干。

支书刚刚说了一声他的年纪大，

赵大爷就把胡子一噉眼瞪圆：

“咋！黄忠八十不服老，

我比着黃忠還要年輕十七年。

現在抗旱任務這樣緊，

誰愿在家享清閑？

不能担水我會抬，

不叫我抬我會掂。

有多大力氣使多大勁兒，

搶種小麥最當先。”

說得支書無啥對，

才派他把這個任務担。

趙大爺高高兴兴來到青年隊，

誰知道那些青年都不服他管。

這個說：“年輕人干活不知累。”

那個說：“抗旱種麥要搶時間。”

這個說：“毛主席号召鼓干劲。”

那個說：“要增產就得抓關鍵。”

聰明的隊長王大虎，

用激將法來激大爺“老紅磚”。

大虎說：“趙大爺是個明白人，

決不會阻撓咱們抗旱把水担。”

說的大爺沒主意，

心里不住打算盤：

一人要能多澆二分地，

十人二亩只当玩。

又一想：不行，年輕人干活沒个够，
累坏身子不是玩。

再說这是按着制度来办事，

違犯制度的責任我可不敢担。

（白）赵大爷这会儿倒冷靜了，沒有发他
那“老紅磚”的脾气。

他想到这里开了口：

“大虎呀，別把大爷当成‘老紅磚’。

要想干活您找支书說，

說好了我也跟着把水担。

要不然您就快休息，

再去干活可不沾。”

（白）大爷可坚决啦。

大虎向着大家努努嘴，

隨即开口把話言：

“今晚上咱就早些去休息，

明天干活好把勁头添。

为了欢迎赵大爷，

咱們每人再挑水一担。”

大家都說：“好好好，
誰担兩回罰他买盒前門烟。”

說罢每人担着水一挑，
呼閃閃来到地里边。

队长大虎說了話：

“我有个計策咱談談。
如此这般看咋样？
真要不中咱再另打算。”

大家一听都說妙，
一个个高兴的光想往上蹶。

訂好計策往回走，
說說笑笑下了山。

前头走的是鉄牛，
后跟六福、树得和平安。
刘忠义走到路上好唱戏，
一溜梆子唱着“南阳关”。

赵大爷早在河边等急了，
一見他們就埋怨：

“这担水你們挑到那里去！
为啥一去就是大半天？
眼看天到半夜啦，

还不赶快去睡眠。”

人羣里有个小伙叫大炮，

还有个小伙一条磚。

他俩故意要和大爷来取笑，

冲着大爷开了言：

“赵大爷，俺俩已經商量好，

非得干到鸡叫喚。

叫俺干了俺挑水；

不叫干了就去担。”

赵大爷一听“吞”声笑：

“这孩子說話才算玄。

大爷虽老我可不胡涂，

違犯制度可不沾！”

这时大虎进前說了話：

“大爷呀，他俩本是說着玩。

剛才我們担罢水，

在地里休息一时吸支烟。”

大爷說：“現在快去睡覺吧，

別在这里誤時間。”

說罢話一同进了屋，

一个个脫掉衣服去安眠。

大家睡下故意又說几句謔，
个个鼾声如雷睡得甜。
赵大爷一見暗高兴：
我只当他們都是鉄罗汉，
就是那老虎燕子也得打打盹，
雄獅也該眨眨眼。
他們整整偷着干了两星期，
就是神仙也該歇歇班。
赵大爷剛想上床去睡覺，
忽然一个念头上心問：
忙把鋪盖搬到屋門外，
噯哩光当把門关个严，
从腰里掏出一把鎖，
“叭”一声把队員鎖到屋里边。
这才把席子鋪到屋門外，
蓋上被子也睡眠。
心想着：叫小伙們好好睡一觉，
天明干活好把勁头添，
今晚上来个鎖門陣，
想要偷着干活难上难。
他們就是孙悟空，

也难打出我老汉手外边。
他越想觉着越保险，
不多时呼噜呼噜入梦间。
深秋时候天气冷，
赵大爷一下把头蒙了个严。
大伙听见大爷睡着觉，
一个个轻轻起身把衣穿。
赵大爷刚才把门锁，
小伙们个个留神都听见。
因此上没有慌慌张张去开门，
王大虎轻手轻脚把门端。
大虎轻轻端开一扇门，
小伙们一个个手掂鞋子溜到门外边。
要问为啥大家不穿鞋，
怕的是穿鞋走路大爷会听见。
大虎等着队员都走净，
这才轻轻又把屋门安。
只听“光当”一声响，
吓得大虎猛一蹿，
大虎刚刚拐过房山去，
从梦里惊醒大爷“老红砖”！

（夹白）“誰！干啥？”

大虎想笑他又不敢笑，

“喵——喵”学了兩声猫叫喚。

赵大爷趁着月光看看門上的鎖，

伸手摸摸钥匙还在枕头边。

这才放心又睡覺，

心想：小伙們睡的还很香甜。

赵大爷睡覺不細表，

回头来表表众青年：

小伙們自从溜出龙王庙，

好象是脱繮的野馬在撒欢。

迈开大步往前走，

一直来到老龙潭。

担着水桶往前跑，

好象那彈弓子儿离了弦。

来来往往如穿梭，

一气担到鸡叫喚。

鸡子一叫不当紧，

惊醒了大爷“老紅磚”。

他急忙翻身坐起来，

看了看一輪明月落西山。

拿起钥匙开开锁，
喊罢大虎喊平安，
连喊几声没人来答话，
他擦着洋火一看傻了脸。
全屋里没有一个人，
一个个的被子扔一边。
赵大爷越看觉着越奇怪，
心里边不住暗暗打算盘：这
这屋门可是经我亲手锁，
两个窗户糊的严又严。
这些小伙他是咋搞的，
莫非他们都会钻地和上天？
赵大爷顿时冒了一头汗，
你看他扭回头来跑到老龙潭。
只见那年轻小伙把水挑，
一个个满头大汗冒狼烟。
赵大爷一见暗夸奖：
这些小伙真是金铜铁罗汉。
要想不让他们去干活，
真比登天还要难。
他跑到跟前故意装生气，

又吹胡子又瞪眼：

“誰叫你們偷着來干活！
啥時出來我咋沒看見？”

大炮向前挪一步，
作了個鬼臉就開言：

“大爺，我們個個都跟孫猴學過藝，
打一個斛斗十萬零八千。

雲里來了霧里去，
七十二變學的全。

剛才我們變了一羣小蜜蜂，
順着門縫往外鑽。

也別說大爺你一個，
就有十個八個也難看見。”

說的大爺哈哈笑：

“你這孩子就搗蛋，
今天只許這一回，
明天再要偷干可不沾。”

大炮就說：“對對對，
誰再偷干就罰他吸上兩支前門煙。”

說的大家哈哈笑，
不知不覺明了天。

赵大爷回家找了一副桶，

他也跟着把水担。

这一回老龙湾里抗旱种上麦，

下一回小麦卫星出在老龙山。

阳光满院

(壁子)

许天柏

說的是党委号召兴水利，
千万大軍进深山，
留下的妇女也忙似火，
赶做針綫来支援。
这一天上午阳光暖，
食堂的房頂繞炊烟。
食堂門口院中間，
坐了四个女社員，
四个妇女做針綫，
針綫筐筐放面前。
筐里有白布和黑布，
还有棉花一团团。